

我在十八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  
三十六岁的女人，我叫她玲姐。

我在十八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，我叫她玲姐。认识几个月后，玲姐对我说：“天，我比你大一倍！你四十岁的时候，我都八十岁了！”我告诉她不对，我四十岁的时候她应该是五十八岁。她摇摇头，说：“男人当然不会懂这种算法啦，男人四十岁的时候就是四十岁，女人五十八岁的时候就是八十岁！”这话我想了很久，有一天旧话重提，我对玲姐说：“我八十岁的时候，你九十八岁，那时候你可能比我还年轻些。”玲姐笑了，很快又哭了起来，她觉得自己活不到九十八岁。

那时候我太年轻，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。对于我来说，时间非常友善亲密，正在把美好的经历一点一点带进我的生命里。我相信，无论过多少年，我和玲姐的交往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说得再文绉绉一点，我有幸品尝的是成熟女性的智慧，是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珍馐美味。但对于玲姐来说，时间是噩梦中的敌人，要把她从我身边赶开。她被折磨得伤痕累累，按她的说法，每一条皱纹，都是时间留下的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。

男人和女人对时间的感受为什么这样不同？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有一段日子，我努力思考这些问题，希望能找到时间的本质，打消玲姐关于年龄的顾虑。希望能找到时间的秘密罩门，扼住时间的咽喉，把玲姐从时间的酷刑中解救出来。我凭着一股血气，鲁莽地闯进了时间的迷宫，不用说，我这样的智商根本没指望能解决这样高深的问题。我确实太缺乏阅历了，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曾

耗尽了多少大师级人物的心血。至今，时间仍然是个谜，空间里到处布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，像幽灵的眼睛。

后来，我放弃了这些抽象的思考，我和玲姐之间的具体问题已经够我费脑筋的了。玲姐不止一次以年龄差距为由，希望结束我和她的关系。

## 2

现在，我坐在北京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，回想着开头第一段里写到的两次和玲姐讨论年龄的情景。第一次，我们坐在出租车上，玲姐带我去相亲。那天下着大雨，一位姓钟的姑娘正坐在积水潭那边的茶艺馆里等我。第二次，是在玲姐家里，我刚送给玲姐一条项链，那是用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买的，我希望这条项链是订婚礼物。玲姐虽然接受了，却不同意嫁给我。玲姐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？”

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？

这个问题曾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，通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同龄的或比我小的女孩缺乏热情，我觉得她们太浅薄，太任性，岁月还没有把女性智慧的琼浆灌进她们的身体，她们远不如成熟的女人让人愉快。“你心理有毛病！”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曾对我说。我很遗憾。总有一天她也会成熟，会三十六岁，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年龄段。我这样的人迷恋的，正是她的未来。赞美花样年华的人太多了，她应该

满意。我这样的人多一点，她可以不必为青春的流逝感到太恐惧。现在看来，我对年轻女孩的看法是太偏激了，谁都知道春天的美和夏天的美不可同日而语，可我当时就是对成熟的玲姐更迷恋、更沉醉。我的比目鱼眼睛只看得到玲姐的优雅、宽容、体贴入微。她比年轻女孩更懂得我，更欣赏我，更珍惜我。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呢？我的梦想就是陪着玲姐慢慢老去，像一首歌中唱的一样，在她年老的时候，不管她身在何方我都要陪伴在她身边，为她的腿盖上毯子，带她去年轻人慢跑的公园里散步。那时我是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命会比我先一步老去。

### 3

我和玲姐的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和玲姐真的心理有毛病吗？对这些问题，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。我回忆的时候，窗外常常掠过不知名的飞鸟，像一个个念头。树阴越来越深，绿色浓得像幻觉。

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里，父亲是个工人，母亲是个教师，我三岁那年，父母分开了，我跟母亲长到七岁，然后跟父亲过。不用说，我成长的家庭太缺乏女性的样本了。直到十八岁，我基本上没有跟女人亲密接触过，如果不是因为玲姐，人类的另一半是怎么回事我会一无所知。小学三年级时，一个女教师轻轻拈掉了我胸前的饭粒，我瘦小的身体里立刻刮起了风暴。望着女教师的手，我一阵一阵发起抖来。有好几年一想起这些，就觉得那个说我“心理有毛病”的女孩并不完全错。

玲姐带我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说我心里没问题。之所以说那个女孩并不完全错，是因为我不大信得过搞精神分析的医生。有时候，我宁愿相信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点小毛病。同时，还相信有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关系。有句话大家都知道：“水至清则无鱼。”

在我多少还有些相信心理学的那一段日子，我曾看过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，拿那些名气很大的理论来对照自己，有一些地方还真像那么回事，还真让我一度有点自卑。家庭……童年经历……我知道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写出来，会让一些热衷心理分析的人感到满足。

但这一切，真的跟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必然关系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是有过强烈渴望母亲拥抱和亲吻时刻的，从我能记事起，在我和母亲相处的短暂时光里，我不记得母亲对我怎样亲热过。母亲是个十分严厉的女人，一辈子都想当个女强人那样的角色，她对我父亲的失望，可能还有对她自己的失望，都增加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严厉。如果这些从心理学书本上套来的分析是正确的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“恋母情结”的幽灵从我和玲姐的关系里清除出去。“恋母情结”，一个曾让我忧虑不已的幽灵。

后来命运也让我认识了不少喜欢过年长女人的男孩，有一些男孩的家庭或童年经历跟我相似，但另一些男孩的家庭却很完整，更多男孩的家庭谈不上完整或破碎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千差万别。我很容易得出结论：一个人的经历本身总是比分析、想像和总结更复杂，也更神秘。经历虽然会在心中留下痕迹，但那些痕迹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，实际上没法归类或预测。了解了这一点，再跟玲姐交往的时候，我坦然了很多。

每次周末玩完牌，我都要睡在玲姐家的客房里，半夜里她会

悄悄地溜进来，一动不动看我好几个小时，看着看着眼泪就会掉下来。有时候我假装睡着了，乘玲姐抹眼泪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臂，把她摁在床上，她挣扎，她反抗，她的睡袍都被我撕烂了好几件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能当你妈哩。”另一次，她说，至少我的第一次不能跟她。她觉得我以后会恨她。她说：“怎么着，你也得找个处女才扯得平。”

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心理在作怪，我不止一次分析过，由衷希望自己脑子里晃荡的那些半吊子心理知识能够管用，让她也能够坦然一些。但无论我怎样分析，都无法了解她心里的感受，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挣扎，她朝未来望去的眼睛到底看见了一些什么？好像不仅仅是时间这个敌人……也许，她不想更深地陷入一种会让她恐惧的关系里去……也许，她那些像犯罪感一样的感觉并不是莫名其妙的……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猜想。现在，我能够把自己放到玲姐的角度上想一些问题了。我能看见忧虑不时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，从她的语气里流露出来，我能看见忧虑来源的一部分。

曾经有很长时间玲姐睡不安稳，她反复梦见她赤身裸体，街上的人朝她扔报纸的碎片。报纸的碎片坚硬锋利，她吓醒的时候浑身疼痛，把湿漉漉的汗水当成了鲜血。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才告结束。有一阵子，玲姐忙着到处为我找女朋友，由于她坚持对方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处女（那时我正上大学三年级，还是个让宿舍里所有的同学都嘻笑不已的处男），因此她屡屡受挫，焦虑、沮丧。她一沮丧就要吃东西。吃了太多的东西，浑身的血都集中到胃里，直到脑袋里的血也被抽空了，她才会忘掉刚才为什么事沮丧。

看见她撑成那个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对她说：“以后不能这么吃了，这样要成个胖姐了。”她说胖了才好，最好男人一看见她就远远躲开。我轻轻地抱着她，抱紧了怕挤着她难受。抱着她很舒服，她腰很软，从领口冒出来的气息很好闻。一会儿，她又问我：“我真的有点胖了，你不会嫌我吧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是傻笑。其实她并不胖，只是比较饱满。玲姐看了我一会，我喜欢她这个样子看着我，脑袋略歪，眼睛黑亮，若有所思，天知道她想了些什么，她轻轻地溜下沙发，跑到洗手间里去把吃下的东西都呕了出来。

没几天，玲姐又吃多了。我有她房子的钥匙，我开门进去，看见她在吃东西，她像在梦中吃东西一样，吃的是什么毫无意识，只是一下一下地往嘴里塞。看见我站在面前，她双手撑住餐桌，慢慢站了起来。看样子得跟她谈谈找女朋友的问题了。

我得好好想一想怎样告诉她，我不需要她为我找女朋友。她应该也不需要。

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，好像也过去了。此后整整两年，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。偌大的北京，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……

## 4

现在也许能这样分析：玲姐为我找女朋友，只不过是下滑的过程中想抓住点什么，她不想看着自己掉下去。

我们刚认识的那几个月，玲姐总喜欢用“下滑”、“掉下去”、“深渊”这些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。还喜欢在我身上用“孩子”这个词。好像把我当一个孩子，危险性就小一些。

我对玲姐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孩子。”玲姐说：“你就是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是。”事实上，我早就不是。我相信，玲姐也知道我不是。我对长期保持这种游戏性关系不是很感兴趣，不过，经常顺着她，因为这样可以跟她亲近一些，再亲近一些。但玲姐经常推开我。有时候我又一头扎进她怀里，像一个孩子。她再推，我就说：“我是一个孩子嘛。”玲姐瞧瞧我说：“好吧，你不是一个孩子，该为你找一个女朋友了。”

我当时没说话，心里有点难过。我觉得玲姐是真的想把我从她的生活里推出去，想用一个小女孩隔开她和我。

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，玲姐真的行动起来了。忙忙碌碌了一阵子，由于不容易找到处女，玲姐常常失眠，暴饮暴食，把她自己搞得憔悴又可怜。

有好几次我想跟玲姐敞开心扉谈一谈，谈需要不需要她给我找女朋友的问题，但想好了的话，像是给强力胶粘在了舌尖上，出不了口。见我吞吞吐吐的，玲姐老以为她自己哪儿不对劲，又是照镜子又是换衣服的，有一回还风风火火地跑出去把刚做好的头发

重做一遍，恢复成上一次我见她的样子。

我想对玲姐说，除了她，我不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但我知道，一旦见了面，我还是说不上口。我想在电话里对她说这些，但我觉得在电话里也没把握。如果那时能发手机短信，我相信那种交流方式会比较适合我，我会往她的手机里发很多肉麻的句子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还是给玲姐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后，我有一会儿没吭声。玲姐的呼吸从话筒里吹出来，灌进了我的颈子里，仿佛把我想好了的话都吹走了。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谈了。

玲姐喂了几声，我一着急，就直通通地对她说：“我不在乎什么处女不处女的，也不要你给我找女朋友，你再这样干，我就去找一只鸡。”

立刻，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，有点想咬自己的舌头。其实，我并不想拿“处女”来说事的。那个话题，人们已经说得太不像话了。

玲姐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，才对我说：“你又发什么神经呀。”

我只好傻到底了，说：“你不信就等着瞧吧。”

玲姐又笑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信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信。反正不要你给我找。”

玲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不要我找，你怎么能事先知道人家是不是呢？”

“人家是不是，都不关我什么事。”

“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。”

“我以后怎么想，以后再说吧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成了这个样子，像是在假装赌气一样。

玲姐当然知道，我对未来的女朋友是不是处女，还是有一点在乎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处女，也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之一。我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，新郎第二天早晨走出来，把染着处女鲜血的床单晾到院子里的晒衣绳上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仪式。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床单。

但现在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人家是不是处女，而是找不找女朋友。如果我心态能平和一点，应该不会在这么个话题上跟玲姐拧上劲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沮丧、焦虑、折腾，毕竟也都是为了我。

玲姐停了停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以后怎么想，以后再说吧，我才刚刚上一点劲呢。”

“能不能不要忙这种事啊？”

我发现自己真有点上火了。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打下去了。她爱折腾就由她折腾去吧。

放下电话，我去街上走了很久。春夜的北京，空气在发酵，细腻的风是那样缠绵。我好像想了很多事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想。荷尔蒙忽然在身体里奔腾起来了，我停下来，望着天空，城市上方的灰尘被灯光照得发亮。

有一瞬间，我忽然真的很想去找一只鸡试一试，那个念头在大脑里漂浮了一会，就给按下去了。想想自己也真没用，会做什么，不会做什么，居然让一个女人稳稳当地拿捏住了。找一只鸡的说法根本唬不住玲姐。她知道，我不完全是因为怕染上病，怕被抓，怕中圈套，一般男人怕的我也怕，但我更怕的是，女人神秘美好的形象在那样一张床上彻底倒塌。

我打定主意把自己走累，走得疲惫不堪，再回去一头栽倒在床上。一路上碰到不少情侣，低语轻笑，有一对还靠着树久久地

拥吻，我忍不住走几步回头看他俩一眼，差点撞在另一对身上。

玲姐和我刚认识时还勉强跟我去街上走走，后来怎么说都不肯跟我出来散步。即使出来，也尽往阴暗的角落走，还不让我搂着她。有一次我强行牵手，她乘我不注意抽出了手，独自往回走了。老实说，跟她长时间待在屋子里我有点难受。她有时候斜靠在沙发上抱着我，捏我身上的肉和骨头，她喜欢闻我的气味，我也喜欢闻她的气味，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光泽和香味，完全配得上“性感洋溢”这个词。但她不让我对她做出进一步亲热的举动。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我很难受，但我知道，她应该也很难受。虽然我比她年轻，比她阅历浅，但我能感到这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有时候深陷在恐惧中，她是那样害怕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，又是那样渴望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。有一次我猛地翻过身，压在她身上，她赶紧抓住我的手，哀求说：“你要吓着我了，你要吓着我了。”看见她脸上有阴影，我只好滚下来在一旁老老实实呆着。我知道她下一步会有泪水，会有绝望，而那会让我更难受的。

## 5

不久后的一个下午，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姑娘，姓钟的姑娘，终于出现在积水潭边一家茶艺馆里。她在等我。我却还在实验室里磨磨蹭蹭的。

头天晚上，玲姐给我打了电话，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当时我又难过又生气，也许还有点赌气，就答应见面了。我觉得玲

姐不需要我，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女人需要我的。在床上翻了一个身，又觉得底气不足。再翻一个身，又觉得没必要妄自菲薄。翻滚几次后，似乎从一个死胡同里转出来了，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委屈和赌气，太不成熟了，在这种事上瞎较劲，留下的只能是后悔。实际上已经后悔了，虽然没有打电话去取消见面。

到了中午，玲姐打电话来确认过一次。天知道我又怎么了，竟笑着问起了钟姑娘的详情，对人家很感兴趣的样子。玲姐一条一条告诉了我。我不知道玲姐在说起钟姑娘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想，我希望她有点酸酸地难过，可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浑。

钟姑娘是玲姐中学同学的同乡的女儿，看看拐了那么多关系，就知道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很艰辛。玲姐的同学姓孙，我在牌桌上见到过，我叫她孙姐，进牌出牌都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连孙姐都发动了，我对玲姐的良苦用心实在不应当是这样的反应。

下午下雨，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出门时，雨突然下大了，我希望越大越好，但玲姐已经到了实验室楼下，我没法子找借口不去了。再想想这事，觉得去见见一个处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让玲姐知道这种事对我来说，不是介绍介绍就能成功的，她也可以省省心吧。

在路上玲姐向我解释，熟人介绍的知根知底，靠得住些。我嗯嗯着，心中却不以为然，而且相信她也不以为然。我觉得她那么说，无非是找个由头增加这次雨中相亲行动的重要性而已，或者想遮掩她真正的心情。

到了积水潭地铁附近，通往茶艺馆的胡同正在翻修，的士司机不肯往前开，我们下了车。我注意到玲姐不时踩进积水里，她打着伞，为了不让我淋湿，她半边身子都湿透了。进包间门之前，

她打开化妆盒掏出梳子发胶，在我头上折腾了一番。

那个姓钟的姑娘长得还可以，皮肤白白净净的，五官精精致致的，身材小小巧巧的——只是看上去不大像个真人。我们走进时，钟姑娘像个蜡制的女装模特一样端坐在茶几旁，总算是开口了，脸上才多了些活气，但并没有冲淡冷漠矜持。我问了她一些话，她都淡淡地回答了。她也问了我一些，我的回话同样简短、明确。双方都明白没必要多问了。我相信学化学的她已经拿准了跟我在一起，不会产生化学反应。

头一回在这种氛围里跟一个处女坐在一起，有几分钟我听着哗哗的雨声，觉得这个处女正在鄙视我。至少，她应该鄙视我。不过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她那张脸很平静，要是再夸张一点的话，她整个人都像裹在了一层冷气四溢的冰壳子里，保持着自己的尊严。不过她的手泄露了她的内心，她不时伸手去取糖罐子里的方糖，送进嘴里。不知不觉，这个钟姑娘把那一罐子方糖吃完了。

见钟姑娘和我都不再说话，玲姐和孙姐两人聊开了，一个很含蓄地夸奖我，另一个同样含蓄地夸奖钟。后来我有一点过意不去，就又跟钟处女瞎聊了几句，这会儿钟处女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情了，回话的时候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个不停。

玲姐在桌子下面踩了我一脚，提议去西湖菜馆吃鱼（钟姑娘老家是杭州的），我记得玲姐还豪爽地表示要好好喝几杯黄酒。钟姑娘望了我一眼，我低下了头，看着鞋上的污泥，发现玲姐的鞋子里进了水，这是春天的雨水，还有点冷，我希望玲姐尽快回家换鞋换衣服，抬起头朝钟姑娘笑了笑。钟姑娘如释重负，回报了一笑，说改天改天，今天还有事呢。

从茶艺馆出来，沮丧又来到了玲姐脸上，她似乎还想安慰安慰我，说这样的鬼天气最不适合见这种面，“谁知道突然就下大了呢，女孩子的心情很容易受天气影响的。”

我依然嗯嗯着，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对天气的愤恨，心里很想笑，深深地吸进一口傍晚飘荡的湿空气，才没笑出声来。我知道是什么让钟姑娘那个样子的：我一走进茶艺馆的包间，就朝钟姑娘冷冷地扫了一眼，然后热切盯着玲姐的脖颈。也许，钟姑娘的反应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，不过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
四年后，在新世界商场，有一辆婴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接着我看见了一个精致的女人。我认出了她，她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后，比四年前更有情致风韵，温婉平和。我轻轻叫出声来：“钟……”她望着我怔了一下，看得出来，她脑子里的雨声正慢慢变大，接着，她认出了我，笑意从脸上红润的皮肤里透露出来了。

听到她欢快地“哎呀”一声，我真高兴。我们几秒钟没说话，仿佛在体会着命运安排这次巧遇的深意。我想，她应该庆幸没有跟我走到一起——显然，她后来遇到了一个欣赏她并有能力带给她甜蜜生活的人。我笨拙地逗了逗她的孩子，没多少话可说，彼此望着对方笑了一会，分手前留下了彼此的电话。

茶艺馆相亲失败后，玲姐又安排我陆续见了几个女孩，结果当然还是失败。现在想想，我也真够混的，每次把事情弄砸，还要让玲姐安慰我。玲姐找那些处女越来越不容易，中间转的弯越来越多，陪着来相亲的中间人也越来越多（似乎有一点金童玉女小型展览会的意思）。其中有个性陶的女孩，是玲姐的同事的同学的连襟的朋友的表哥的表妹，真不知道玲姐是怎么挖出来的。一

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京郊平谷县桃花节赏花的人流里，让玲姐大为破费，结果却是其中两个跟着来看热闹的中间人互相看上了——正游走着，风起，桃花满天飘飞，惊得那两个有心人四目相向，痴然无语。

我留下的佳话仅仅是：踏着水中的几块石头过河的时候，玲姐要我去牵陶处女过来，我顺手从河里捞起一根树枝，洗了洗，让陶处女牵着树枝的另一头走了过来。众人大笑不已！

## 6

从平谷回来没几天，短暂的春天就过去了。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，好像也过去了。此后整整两年，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。偌大的北京，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，其实当然不是这样，说句浑话，我那时候倒宁愿是这样。

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，应该是玲姐终于弄明白了：在这件事上，不会有她想要的结果。可是，两年后发生的事证明，这个推测太一厢情愿了。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，玲姐让我“自然而然”地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并怂恿那个女孩追我，怂恿我去追那个女孩。由此，我也算是领教了通常的合乎情理，有时候在一个女人那里是怎样合乎情理的。两年，这样的事，这样的耐心，想想真让人心惊。再想想，一丝温暖在心里久久盘旋，伴随着莫名的苦涩。

那两年里，我还一直以为找女朋友的事已经过去了。我焦虑的只是我和玲姐的关系，毫无进展，混沌莫辨。依然不时在一起吃一顿饭，爬一爬山，在身体的“非禁区”里非正式地亲昵一下。

依然像恋人，但不是恋人；像普通朋友，但不是普通朋友，像亲人，但不是亲人。什么都像，什么都不是，有时候我也懒得去细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，对眼前实实在在的身体进行深入探索的渴望，常常超过了我对抽象定义的热情。

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，她看一盘影碟，一部浪漫爱情片，我主要看她。我能闻到她的呼吸和香水味，我能感到她的手心在出汗，接着，我能感到自己的挺立和疼痛。令人动荡的音乐从片头到片尾响个不停，想跟她发生关系的念头不时从大脑里呼啸而过，要把我变成魔鬼。我不时毛手毛脚地骚扰她一下，偶尔还去禁区的边界袭击她，弄得她手忙脚乱的。忽然，她抬起脸，呆呆地望着我，两眼闪闪发亮。那一瞬间，我有点傻了，竟莫名其妙地有点怕她！她很快回过神来，走进了洗手间里，锁上了门。我听见她放洗澡水的哗哗声，那哗哗声一直很响，但没有盖住她突然爆发的喊叫。喊叫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，但已经把我吓着了。我从来没听说过她那样喊叫，我隔着门问她怎么啦。她很平静地回答，没什么，水太烫，烫了一下。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，我胡思乱想了一阵。玲姐出来时，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。接着，她趴在我胸膛上差不多哭了一整夜。

我抱着她，轻抚着她的头发，她把她自己和我都哭得软绵绵的。我试图理清纷乱的思绪，她在哭什么？我应当说什么？这时候我完全闹不懂她，也闹不懂自己。曾经在脑袋里翻来滚去的那些问题，有一个异常清晰：这到底算不算爱情啊？以前我没有经历过爱情，不知道什么叫爱情，就像一个人没尝过苹果，无论读到过多少篇关于苹果滋味的描写，还是不会知道苹果的滋味。如果这不算爱情，到底怎样才算爱情？要不然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